岁月无声

古桥风韵

◆李惠平

古劳地处西江河畔，因其独特的南国水乡景观被誉为“东方威尼斯”——河流交织、鱼塘星罗棋布，偶尔有小舟泊在塘边，蕉树摇曳生姿，百年古树随处可见，树荫下，石板桥静静横跨河岸。古朴的小桥、宁静的河水、清丽的荷花、悠然的小舟、翠绿的蕉树、水波粼粼的鱼塘，共同勾勒出水乡的静谧之美，构成了一幅宁静致远的画卷。

那些跨越百年的古桥，正是这幅画卷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。它们曾是水乡交通的关键纽带，更是一代代古劳人珍藏心底的集体回忆。

古劳水乡的石桥多为简约的石梁桥，其中几座颇具特色的长桥，更是水乡独树一帜的风景。

现存的清代百年石梁长桥中，以水龙桥、点天灯桥、福星桥最为有名。

据史料记载，水龙桥建于清代中期，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。它坐落于上升村委会秧塘墩、打线墩、永盛社与南湾祖之间的河涌之上，由桥墩与桥面两部分构成。这座桥原本长约一公里，一直延伸至古劳围的北帝庙，是当地人出行的必经之路。几代人的足迹印在桥面，儿时的嬉闹、成年的奔波、老年的漫步，都成了刻在桥上的难忘印记。无奈历经洪水冲刷、风雨侵蚀，再加上长期缺乏维护，水龙桥损毁严重，多处桥面已无法正常通行。2017年，政府筹集资金对其展开修复，翻修了大部分受损区域，让这座古桥重现往日风采，现存长度约300米。

若想寻访水龙桥，只需留意路边的指示牌——“南湾祖古村水龙桥入口处”。沿着箭头指引，穿过一条窄窄的小路，路的一侧是错落的民居，另一侧是郁郁苍苍的翠竹。拐过一个弯，水龙桥便映入眼帘。竹丛边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桥的历史沿革。桥面依稀可见修补的痕迹，桥底长满了肥嫩的象草，桥中央也生着一丛翠竹，桥下还泊着一叶小舟，静静依偎着桥墩。

水龙桥的桥墩由青砖砌成，桥面则是两条长条石板拼接而成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双龙出海”。整座桥呈“S”形横卧水面，宛如一条蜿蜒的长龙游弋在碧波之上，姿态优美而壮观，成了水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如今，桥旁修起了平坦的水泥路，人们出行多走新路，这座古桥便成了专供人怀旧的风景。

除了水龙桥，新星新社一队的福星桥也是一座百年古桥。此桥建于清代，后来被改名为“丁财两旺桥”。从新星文化室往前踱步，能看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，树旁立着一块牌子，上面记载着古桥的来历：“丁财两旺桥原先呈丁字形，笔直横卧塘中，桥头有一棵大榕树，正对河涌。这条河涌乃是‘鸡公’龙船凼。桥墩由青砖垒砌，离水面约1.5米，多处桥墩上生长着小榕树，故而被乡人称作‘丁财两旺’之桥。中央电视台也曾到此取景拍摄。”再往前走，便是名为“龙船涌”的河涌，据说从前的村民，就靠着这条河涌的水生活。

继续前行，福星桥便出现在眼前。桥边的大榕树下，同样立着一块介绍古桥的牌子。村里的老人说，他们曾参与过这座桥的翻修，亲手抬过厚重的石板。从前的夏天，他们最爱躺在清凉的石板桥上睡觉，晚风拂过，暑气全消。

直至今日，福星桥依旧在默默发挥着通行的作用。

另一座长桥——点天灯桥，同样是石板梁式桥，位于新星村委会新和五队。此桥建于清代，相传由一位名叫金山林的华侨捐建。原桥从升平延伸至新社，又从新社通往新和，呈人字形，总长可达数千米。现存的桥段平面略呈“S”形，呈南北走向。

水乡，藏着一种静谧的美。桥边的蕉树旁泊着一叶小舟，远处的树丛与竹林里传来清脆的鸟鸣，偶尔有白鹭展翅掠过天际。波光粼粼的鱼塘、翠绿欲滴的蕉树，与古朴典雅的长桥相映成趣，构成一幅绝美的水乡图景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除了这几座长桥，古劳水乡还散落着不少短小的石桥。它们不仅曾为村民出行提供便利，更是水乡景致里的一抹亮色。夏日里，荷花次第开放，粉红的花瓣亭亭玉立，流水潺潺而过，古朴的小桥静静伫立，恰好应了“小桥划水剪荷花，两岸西风晕晚霞”的诗意。位于古劳新社的桥仔墩桥，便是这样一处充满诗意的所在。

桥仔墩桥坐落于新星村委会新社村，建于清代，曾是桥仔墩等村落的主要出入通道。这是一座四墩三跨的梁式桥，呈东西走向，中间一跨的桥板为木板，其余两跨的桥板与桥墩均由花岗岩打造。桥面的一侧，砌有石阶直通河涌。桥全长10米，桥墩最宽处达1.8米，桥面宽1.2米，每跨的跨度为3.3米。桥墩的结构颇为独特，平面呈长方形，由方条石交错叠压而成，条石之间留有空隙。这种设计利于疏导水流，减少河水对桥墩的冲击，实用之余更兼具美感，尽显古代工匠高超的建筑技艺。石桥与周边的流水、绿树、荷花相映成趣，共同绘就了一幅浓郁的水乡风情画。

村民说，从前村里嫁新娘，都要从这座桥上走过，才算正式入村。夏日荷花盛开时，常有写生的人慕名而来，小桥、流水、石阶、绿树、荷花，入了画便是人间至美。倘若你恰好漫步桥上，便也成了画中一景。如今，桥旁修起了宽阔的水泥路，村民们不再依赖这座小桥通行，桥仔墩桥便成了点缀水乡的一道诗意风景。

这些百年古桥，静静伫立在岁月长河里，见证着古劳水乡从艰苦的岁月，一步步走向美好的未来。

四季话语

咬一口春天

◆王同举

春日里，人们往往会采摘一些新鲜时蔬食用，称为“吃春”，也叫“咬春”。单单一个“咬”字，便透出无限生机与活力，蕴含着仿佛要把整个春天都吃进肚子里的生猛与快意。品尝春天的时蔬，吃出初春阳光的清新，吃出初春雨水的鲜甜。

荠菜被称为“春日里的第一把鲜”。俗语有云：吃了荠菜，百蔬不鲜。意思是说，只要吃过荠菜，其他蔬菜的味道便不值一提了。在乡下，挖荠菜如同抽陀螺、滚铁环一般，是儿时乡村生活的一大乐趣。每逢初春，乡野间的荠菜随处可见。邀上三五小伙伴，提着小篮子，带上一把小铲子，到村前屋后的田地里，俯下身子一畦一畦细细搜寻。一旦发现荠菜，只需沿着泥土裂缝处下铲，轻轻往上一撬，一把鲜嫩的荠菜便到手了。一小篮荠菜带回家，洗净沥干、稍稍焯水，再佐以葱花、蒜泥清炒，便可成就一盘清香诱人的清炒荠菜。北宋诗人李时有诗云：“盘装荠菜迎春饼，瓶插梅花带雪枝。”宋朝便有“吃春”的习俗，而荠菜正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时令菜蔬。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中记载：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。”其实荠菜并非真的甘甜，而是带着清气，饱含着早春雨水的清新。那份与初春相遇的妥帖，大概只有胃知道。

“笋菜沿江二月新，家家厨爨剥春筠。”大地春回，雨水丰润，泥土疏松，鲜嫩的竹笋破土而出，气息清香，入口脆嫩。自古以来，春笋便备受人们喜爱。剥去层层枯黄的笋衣，袒露出光洁如玉的笋肉。将笋肉切片焯水，或凉拌，或搭配腊肉煎炒，笋肉鲜嫩，入口爽脆，解腻又开胃，是难得的下饭菜。明代文人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中称春笋为“傍林鲜”。某年初春，他外出访友，腹中饥饿难耐，便向友人讨要点吃食。友人说家中只有镜湖的莼菜和稽山的竹笋，或许可以做一碗羹食。因笋似玉，莼如带，友人便将此羹取名为“玉带羹”。美食上桌，宾主入座，大快朵颐，相谈甚欢。春暖花开之际，知己好友相聚的美好，尽在一碗简单素雅的莼笋羹之中。

春水漾漾，柔嫩的芦蒿一丛丛探出水面，芦秆细长，芦叶碧绿青翠。一阵风过，芦蒿摇曳，好一派江南水乡的温婉风姿。“阙蒿二月生，细白美盈寸。”诗中所说的阙蒿，便是芦蒿，又名蒌蒿、藜蒿，外形如艾草，色泽灰白，质地脆嫩。芦蒿入馔，味道香甜，色泽青翠，即便蒸煮过后，依然鲜色如初。《南京小志·物产篇》中记载：“芦蒿，产于江心洲，土人于萌芽出土时采之，肥嫩而香，味极鲜美，其功效能清内热。”北宋文豪兼美食家苏轼对芦蒿赞不绝口。初到黄州时，他写下：“久闻蒌蒿美，初见新芽赤。”初生芦蒿的茎和芽，本就带着一点紫红，有独特的清香。十年之后，他又写道：“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早春景致优美，春江水暖，芦芽遍地，河豚洄游，令诗人心境为之开阔。芦蒿这一寻常美食，治愈了仕途不顺的苏轼，让他经久不忘。

几场春雨过后，田埂上、沟壑边，处处长满了葱绿的茅草。俯下身子，拨开茅草丛，便会发现藏在其中的一种叫作“茅针”的美食。茅针，其实是从茅草茎梗中抽出的一条细长嫩茎，也是茅草的花苞。据《毛诗品物图考》记载：“茅春生芽如针，谓之茅针。”茅针并不刺手，反而如绒毛般柔滑。剥开茅针外层包裹的柔嫩苞衣，露出一条细长、银白色的嫩茎，采下放进嘴里细细咀嚼，酥软中还带着一丝甘甜。除了生吃，茅针还被乡下巧妇们做成多种菜式，如茅针煎蛋。采一把茅针，洗净焯水，加入蛋液拌匀煎制，入口软滑清甜。此外，茅针还可作为馅料，做成茅针饼。当然，无论怎么做，都离不开一个“鲜”字。

“咬春”是民间春日传统生活习俗，它不仅是一种迎春仪式，更是一种生活意趣，饱含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，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。春日里的那一抹绿意，在舌尖上滚一滚，在味蕾上走一遭，细细品味与感受大自然的无穷馈赠，方不负这人间好时节。

生活物语

春信至 花自开

◆龚元毅

春分一过，白昼与黑夜的时间均等。阳光有了实在的温度，落在家中木地板上，晒出一圈暖融融的光晕。

这样的日子里，总会想起“春分有信，花开有期”。信，是讯息，也是季节的更替。自然与人之间，仿佛有个不必言说的约定。到了某个节点，必然会带来变化，印证时节的准确。

古人称这讯息为花信风。风一来一回，便预告了下一场花事。从小寒到谷雨，二十四番花信风，不多不少，十分准时。它遵循天地间的节律，格外可靠。

年前，我买回来几颗风信子的种球。它们干瘪，表皮呈紫色，被我随手埋在一个普通的瓦盆里。很长一段时间，都毫无动静，只是沉默地待在土里。

立春过后，泥土表面，顶出一点点浅绿色的硬刺。那颜色，在湿润的深褐色泥土映衬下，格外清晰。我这才猛然想起了它。我开始每天用指尖蘸着水，润湿它周围的土壤。它的变化是缓慢的，需要耐心去感受。那几片肥厚的叶子原本合拢着，一天天舒展开来。那绿意，一寸寸地往上生长。

等待的过程让我的心绪渐渐平静。我知道它会开花，就像知道春天一定会来临。这份确信，让等待本身，变成一种安静的体验。我开始留意起那些平日里被忽略的声响：窗外树枝上鸟雀的鸣叫，远处工地的敲打声，邻居家孩子的笑闹……

花苞从叶心正中央拱出来，形成青色的小尖顶。无数细小的花蕾紧密地排列在一起，能感受到蕴藏其中的蓬勃生命力。它每天都在积蓄力量，等待一个准确的时刻。用指尖轻轻触碰，能感到一种饱满的质感。

花在一个平常的午后开了。我没有刻意守候，只是在书桌前坐久了，起身去倒水，不经意地一瞥，便看见了。最顶端的那一朵，已经悄无声息地绽开，呈出小小的杯状。没有盛大的仪式，没有喧嚣的宣告，它就那么自然而然地绽放了。

那个关于春天的讯息，终于送到了。一夜之间，满盆的花都开了，一串串紫色的花朵，在窗前轻轻摇曳。浓郁的香气弥漫了整个房间，那香气浓烈而直接，让人无法拒绝。

人世间的等待，大多掺杂着焦虑与失望。我们总在催促，追问着为什么还没到，还要等多久。其实无需催问，美好的事物自有自己的脚步和节奏。等待一朵花开是这样，等待一个人归来，或是等待自己内心的成熟，都该是这样。

我们要做的，是怀着信心，把等待的日子，过得充实而安稳。

《春到赤坎忆侨踪》周峻雄 摄

檐下絮语

泥炉前悬着火钳

◆杨雨

乍暖还寒，晨雨如织。

从阳台望去，前两天还穿着短袖的人，这两天连外套也穿上了。走过发展大道，黄花风铃木的繁花已被吹落很多，热烈的春意一霎时收敛不少。倒是木棉花在寒意里竞相绽放，在雨中愈发鲜红，如一团团火苗升腾。

袭身的寒意如同潜藏的思绪，掠过皮肤时，将多年前身处北方隆冬的感觉唤醒，一些人物、场景与画面断断续续浮现在脑海。那时节，北风呼啸，降雪未歇，山川丘陵一派肃穆。喜鹊、麻雀在枝间跳跃觅食，冬小麦隐在土层里积蓄暖意，万物都在耐心地蛰伏、等待。忙碌了一冬的农人安置好猪狗牛羊，放下犁耙锄具，开始过一段闲散的日子。

围坐烤火、闲谈聊天，是最平常也最惬意的事。杨村路口有个小卖部，旁边还有家小诊所，这样的地方便成了村民聚会的好去处。早起无事的人聚到这里，在空地上生起火堆；来买东西的、看病的，办完事情也凑过来取暖。还有人支起桌子打扑克牌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谈天说地、呼来呛去，好不热闹。都是乡里乡亲，话题也无甚新鲜，可就在这样循环往复的“听人讲”与“自己说”里，每个人都在找寻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滋味。

朝阳正是十七八岁的年纪，一边听众人闲谈，一边翻动着炉膛里的火烧，浓郁的香气四散开来，漫过整个路口。朝阳的哥哥叫向阳，辍学后早早去了海南打工。朝阳虽也告别了学堂，却舍不得像哥哥那样远离爹娘，便跟着街上的师傅学了一阵手艺，瞅准机会在路边支起炉子卖火烧。火烧便宜，纯面的5毛钱一个，加馅的一元一个。聊天打牌的人饿了，便喊一声：“朝阳，来个火烧，不加馅，快点，等着趁热吃。”或是临回家前叮嘱：“烤3个肉馅火烧，不急，我走时带走给娃吃。”

朝阳听了心里欢喜，嘴上应得却简单：“中，中。”他和哥哥一样，从小有些结巴，心里的话到了嘴边总卡在舌尖，只能慢慢说，脸上却总挂着笑。朝阳拉过炉膛上的铁盘，双手用力按压面团，再往面饼上滴几滴香油，撒上十三香，要加馅的便再放上肉碎，随后添火烤制。等火烧定型，就拉开铁盘，将火烧一个个贴在炉壁上，围上一整圈慢慢烘烤。红彤彤的煤球燃着微火，火烧的香气在炙烤中愈发醇厚。

没人买火烧时，朝阳就俯身查看炉火温度，用火钳扒落簌簌掉下的煤渣，再夹一块新煤添进泥炉。而后便安安静静地坐着，裹紧衣裳，伸手烤火，或是斜靠着墙闭目养神。火钳悬在泥炉前，像钟摆轻轻一晃，最终也静了下来。

冬天，朝阳因这炉火而感到温暖如春。只是他的火烧摊摆了多久，我已记不清。毕竟在乡村，单靠卖火烧难以维生，何况那时正是年轻人外出打工的热潮，朝阳风华正茂，又怎会长久安守一村。只知后来他也跟着大哥去了海南，听说是跟着农场主种香蕉。那时我还未曾离开县城，常在旁人的描述里想象：在海南一望无际的香蕉林里，在台风与暴雨连绵的季节里，兄弟俩是怎样度过一个个与北方截然不同的日夜。

后来我回老家过年，路过兄弟俩家门口，偶然见到在门口带孩子玩耍的女子，操着一口外地口音。旁人说，那便是朝阳从海南带回的媳妇和孩子。再后来，向阳从海南回来，做了城际公交司机，本本分分地往返于市里与县城；而朝阳则一直漂泊在外，听说是因婆媳相处不睦，不愿在家受委屈，便携妻带子远走他乡，奔赴另一份生活。

白驹过隙，弹指一挥间，那路口的泥炉与火烧已是20多年前的旧景，围炉取暖的村民面容也早已模糊。在岭南骤然转冷的此刻，望见雨中如火焰般的木棉，我忽然想起那一膛炉火——红红的，旺旺的，总有人用火钳轻轻拨弄，让它不曾熄灭，生生不息，只叫人觉得周身温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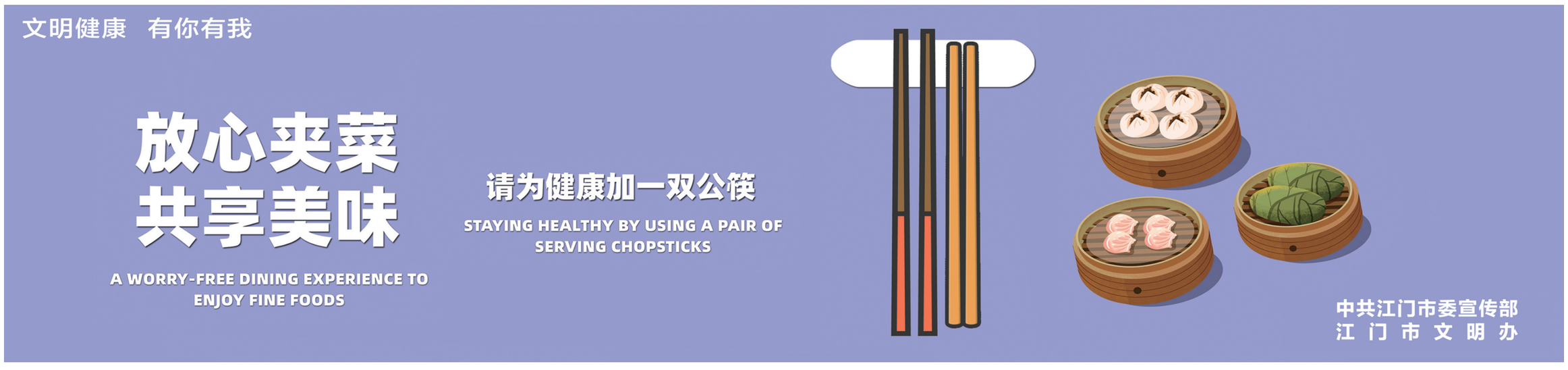
诗歌

依恋故乡春

◆熊轲

桃花绚丽芬芳，清风萦绕耳畔
青葱原野充满生机，感受幸福暖阳
任露水打湿衣裳，留下深情回眸

久久眷恋袅袅炊烟，依恋故乡春
饮几盅清茶，渴望偶遇的缘分
敞开怀高唱歌谣，春讯陶醉心田

满是祝福，浅唱山水的浪漫
一颦一笑间，情温馨而又缱绻
热泪盈眶，只因万般留恋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（仅限本地作者）：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